

随思录

闲话“废话”

郭震海

路遇一书摊，卖书者别出心裁，所售图书不按价格，不打折，不分社科，不管厚薄，随意挑选，一律论斤卖，30元一公斤，选购者甚多。

我翻阅了几册，书都是从图书馆退出来的旧书，并非盗版，一册册印制精良的图书，只是有了些年头。好书不怕旧，书如酒愈陈愈香，若能“淘”得几件陈年“佳酿”，是可遇而不可求之幸事。

当天我满载而归，其中有一本林语堂先生所著的《怎样说话与演讲》。刚翻到此书，竟有些许疑惑，总感觉当下之书店最不缺的就是此等教化之作，如教人如何说话，如何演讲，甚至如何厚黑云云，多是一些冠以“大师”之名，实际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拼凑之作，据说还很畅销，在浮躁之当下这也

不足为怪。

在我的印象中，林语堂先生的散文很好，他的行文幽默闲适，常能从生活中捕捉出幽默感的事物并透出哲理来，行云流水般的文字里，品出的是超脱与悠闲，读出的是旁观世情的心境，不承想，林语堂先生也著过这等教化之书，朱自清先生还为之作了序。

疑惑归疑惑，因为是林语堂，犹豫之下还是购得一册。回家后，深夜静读，才知自己孤陋寡闻。此书原由奉天惠迪吉书局于1920年11月出版，是一本广受读者欢迎的生活读物，与当下一些“教化之作”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全书贯穿中外，列举事例精湛，很少有说教和空洞的大话，是生活中经验之谈，想来林语堂先生作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也是著名的

语言学家，能著出这等好书也就不难理解。

读林语堂先生所著的《怎样说话与演讲》，自然就想到说话。人长着一张嘴，除了进食，就是说话，人不能不说话，交流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比如，有的人说话，听者身心舒畅，有的人说话锋芒锐利，像是一把利刃，令听者感到烦躁。说话是一门艺术。如鲁迅先生在《立论》中写道，一户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坏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想得一点好兆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于是他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于是他得到一番感谢。还有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非但没有得到感谢，还挨得一顿合力痛打。鲁迅先生在文中道，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做官的说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

于是乎，他问老师：“我愿意既不说谎，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老师回答：“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那么……阿唷！哈哈！He, he! he, he he he he!”

鲁迅的《立论》虽篇幅短小，但他很生动地写出了我们生活中一些“既不谎人，也不遭打”的“哈哈主义”，恰如鲁迅先生多次讽刺的那样：“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有些人早已发明了一种万应灵药，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也有人反驳说，人生于世，真正的正话能有几句，“哈哈主义”也是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活着，我们都需要说些看似正确的，实际是废话，姑且称之为“正确的废话”。这倒也不假，如前些年，人们见面流行的打招呼方式是：“吃了没？”这难道不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吗，吃了如何，没吃又如何，

难道问者真能管一顿饭吗？我看未必。被问者也晓得问者只是一句客套话，一个招呼而已，自然不会去在意，吃或没吃都会含糊回答：“吃，吃了，吃了。”

“废话”其实是人际交往中绕不开的润滑剂。打招呼、聊天或问候等，有几句是有用的话呢，彼此也都知是废话，谁也不会去在意。其实，正确的废话并不是没有营养的废话，也不漂亮的空话，更不是时髦的新话、严谨的套话、违心的假话。有一些大话、空话、套话看似也属正确的废话，实质却有着区别。大音希声，不可否认人际交往有技巧，但再高的技巧，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一颗真诚的心。套话说得再好都会令人腻烦，假话说得再动听都会令人痛恨，还有一些没有任何营养价值的、不痛不痒的、所谓正确的废话，说得多了更会让人讨厌。

说法

我们知道“创新”这个词怎么来的？是100年前熊彼特，是奥地利原籍后来入了美国国籍的经济学家，他提出来的，但他的观点现在在中国都变了，中国不用他的观点，中国的创新跟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他的观点是工业化初期的东西。中国现在是什么？中国现在开始进入后工业化，开始信息化的时代了。过去常说的中国的老话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对，有道理，但不够了，这观念过时了，也不说是过时，至少是狭隘了吧。现在是“重在思路”，思路不改你失败、再失败、永远失败，改了思路就成功了，所以“思路是成功之母”，不是“失败是成功之母”，主要是转变思路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经济学家厉以宁

有句话说得好：如果一辈子只读你读得懂的书，那你其实没读过书。如果永远只看合乎你想法的书，你永远只会知道你已知的事。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太追求让自己舒服的、不费劲的阅读，把阅读当成一种休闲娱乐，于是那些碎片化、随机化、标题化的手机浅阅读成为流行病，这种浅阅读当然不会获得营养。不要陷入那种消遣性、消费性的浅阅读中，如果阅读建立在微信鸡汤、微博段子、电视娱乐、知音故事会、手机碎片化浏览基础上，坚持十年，人必然所获寥寥。

——中国青年报编委、社评部主任曹林

所有人类的创业故事都是一样的：最初，我千辛万苦哄来了几个有理想、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有技术，但没经验的“罗粉”工程师，他们千辛万苦哄来了一些他们的朋友和同事，后来我又哄来了一个资深的人力资源主管，我们一起哄来了一群“小牛”，“小牛”和我们一起合谋哄来了一些“中牛”，“中牛”一起哄来了几个“大牛”……每个关键性岗位都有至少一个“大牛”，且磨合一段时间后，一个创业公司和上市公司的差距就没那么悬殊了。对创业来说，价值观和理想主义始终都是加分项，但不是必要条件，否则解释不了那些成功的流氓公司。但令人安慰的一个统计事实是，整体上，有价值观、有理想主义，不唯利是图的企业更容易做大。

——锤子科技 CEO 罗永浩

老话新聊

笑破勿笑补，笑懒勿笑苦

桂晓燕

老底子宁波人过日子非常节俭勤劳。有句老话叫做“笑破勿笑补，笑懒勿笑苦。”谁要是弄得跟济公似的“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肯定会惹人嗤笑；但如果将破衣裳补好再穿，那就没人笑话，只管昂首挺胸出门好了。道理很简单，衣破不补、邋里邋遢的人是“懒虫”、“懒骨头”；而艰苦朴素、勤快整洁的人，是值得尊重的。

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除了个别年轻人故意将崭新的牛仔裤弄出几个破洞来装酷以外，穿破衣服已经非常罕见。而在过去，穿几件打补丁的衣服，那是再平常不过了。一来收入有限，二来布票不够，怎能经常翻新行头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学校园里还有专门补衣服的服务部。大学生们穿着缝纫机细补过，针脚一圈一圈的裤子，屁股上像贴了两张大唱片，膝盖上像长了两朵大花菜，谁也不觉得难为情或不舒服。

在老宁波眼里，穿补丁衣服也好，过穷日子苦日子也罢，只要是自尊自强自立，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就很坦然、很自豪，没什么丢脸的。谁要是“只看衣衫勿看人”，那倒非常丢脸，大家会赠其一个诨名，叫

做“方朵花”——锡剧、越剧《珍珠塔》里那个嫌贫爱富、尖酸刻薄的小方卿姑妈。

时至今日，“方朵花”们好像越来越多，越来越神气了。他们不但公然嫌贫爱富，骄奢淫逸，还振振有词，歪理十八条。其中最令人惊讶、令人作呕的“高论”居然是“笑贫不笑娼”！似乎穷一点就坍台，就有罪，就应该被人踩在娼妓底下！

一个人为什么会穷，为什么富，原因是复杂的。毋庸讳言，在当今社会转型、机制多元、机会不均的年代，一个人付出的努力和得到的报酬，常常不成比例；非但不成比例，有时候还很不公平（当然，这需要依靠深化改革，调整财富分配方案才有望解决）。有的人“含着金钥匙出生”，一落地就是什么“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您说，他们的“起跑线”能和“草根”同步吗？他们的资源、机遇和别人一样吗？因此决不能简单地讲，谁钞票多，谁的贡献就大；谁钞票少，谁就是“猪八戒的脊梁——无能（无能）之背（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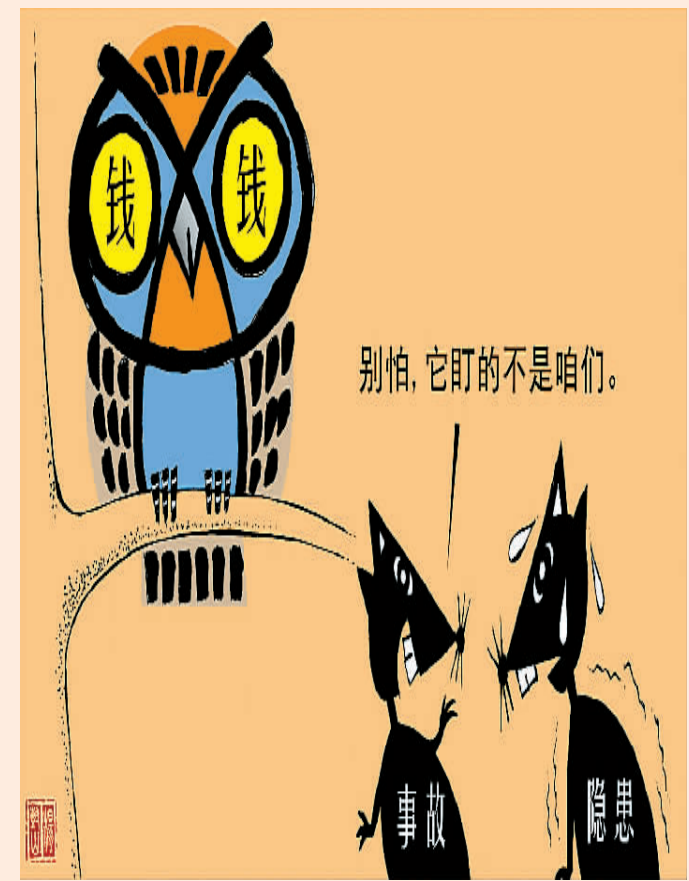
记得崔永元在参加两会接受采访时，曾说过一番话，大意如下：姚明打篮球挣那么多钱，我不会眼红，因为他打得好，打进了NBA。理智告诉我们，这是有道理的，在打篮球

方面，姚明就是比我们值钱。刘翔跑步，我们也跑步，我们跑步最多抓抓小偷，而刘翔跑步能带来那么大的商业利益，这也是有道理的。我们对所有人最低的要求，就是讲道理。崔永元的话再一次说明，人们不是嫉妒别人致富，只要取之有道，就心服口服！不服的是没有道理的发财！

联想起一句讲得非常好、非常有道理的话：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从这个社会上获得多少，而是取决于他对这个社会贡献有多少。一个感人的例子是：对祖国的科技和军事作出巨大贡献的“两弹元勋”邓稼先，由于连续22年进行核试验，身体受到严重的核辐射，才60岁就被诊断出患了癌症。邓稼先西南联大的同学、远在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回来探望，问他道：“为了研究原子弹，国家究竟给了你多少奖金，值得你把命都搭上了不要了？”邓稼先答道：“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杨振宁听后说不出话来。跟现在那些做广告“一笑千金”，出场费百万千万的明星大腕比一比，难道邓稼先的贡献不如他们吗？

所以，钱多的未必比钱少的贡献大，他们之间的人格更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这个道理，早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也早已被宁波老话所记载——笑破勿笑补，笑懒勿笑苦。

漫画角



失明

杨树山 绘

社科书架



《空心社会：为什么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经济就玩不转》
[美] 戴维·马德兰 著
陈鑫 译
新华出版社
2016年12月

在过去的几十年，高度的不平等造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的严重衰落，引发了2007年至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使经济发展陷入危机和停滞，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本书作者直面美国历史，深入分析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

美国“总统智囊”如何看待中产阶级和经济的关系

朱晨凯

本书作者戴维·马德兰是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前总统克林顿的经济政策顾问，作为“总统智囊”，长期从事美国经济领域的研究，曾对美国的退休政策、工会制度和最低工资标准等做过广泛研究，观点经常被《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纸引用。他的这本刚出版的新书共分六章，分别从“中产阶级经济学与涓滴经济学”“稳定的消费需求”“人力资本”等方面，系统回答了为什么中产阶层的衰落，造成了美国经济的衰退、政府治理水平的下降、社会信任水平的降低，以及社会创新能力不足和人力资源的浪费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本书第一章《中产阶级经济学与涓滴经济学》就开门见山地指出，应正确认识“中产阶级衰落”这个问题。作者认为，很多经济学家之前的看法存在误区，他们建立的经济增长模型，相对便于操控，在一段时间里，它们似乎也产生了有用的结果，但它们从根本上说是存在缺陷的。正是因为这些有缺陷的模型，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消费者不断提高的债务水平不足为虑，因为平均来看，美国消费者同样也在变得更为富裕，具有代表性的消

费者处境很不错。即使财富的增长大部分集中在超级富豪阶层，或者中产阶级的所谓财富增长主要依赖的是房地产泡沫也无所谓。

由于认识不到位，容易导致决策和判断失误，让中产阶级在“繁荣假象”中逐渐衰弱。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越来越富的是富人而非中产阶级和穷人。作者提供的数据显示，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指出，2011年全职男性工薪族的年收入中值为48202美元，比1973年还低。根据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计算，1983年至2010年，美国增加的财富有74%流向最富裕的5%人群，底层60%人口的财富却减少了。直到2007年至2009年美国发生经济大衰退爆发后，经济学家们才开始认真关注中产阶级、需求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

作者指出，对于中产阶级的力量强弱是如何通过消费需求影响经济增长的，学者们仍然在进行激烈辩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大部分还很陌生。然而，有几件事很清楚：首先，大衰退爆发前中产阶级承受的高昂债务更容易让经济崩溃，并且让经济衰退的严重性更为恶化。其次，由于困境中的中产阶级减少了消费，经济复苏非常缓慢。这两个事实有力地证明了美

国中产阶级的衰落影响了消费需求，并极大地伤害了经济增长。

要让经济恢复增长，让中产阶级“恢复元气”，就应“对症下药”，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作者在书中第四章《稳定的消费需求》中给出了一些建议。要想鼓励新投资并借此刺激经济增长，需求的增加是必不可少的。自从美国经济大衰退爆发以来，消费和投资需求的重要性变得愈发明显。美国在供给侧已经泛滥成灾，如曾经日崩崩溃的房地产市场，有那么多被取消赎回权的房屋空置着。经济提供更多供给的能力并不会瞬间消失：木匠不会忘记如何建造房屋，企业也不会为了不再制造商品而摧毁工厂，真正的问题在于需求不足。尽管许多经济学家都理解需求的重要性，但在经济大衰退的配酿阶段，很少有人认识到中产阶级的衰落正在改变消费需求，并威胁到经济。简而言之，他们没有考虑到不断上升的不平等程度是如何影响需求的。

此外，书中还提到了信任对经济的重要性，信任水平低是如何损害美国经济的、如何建立一个中产阶级等问题，并对此逐一做了分析和梳理，虽然写的大多是美国的案例和社会情况，但对于当下正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中国，作者提出的一些观点和建议，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1
[美] 彼得·索尔谢姆 著
《发明与发现：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

如今，空气污染依然是影响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要应对污染，我们不仅必须理解污染的化学性质和效果，还必须了解使污染得以存在的人的态度、意识形态和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给我们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考察和讨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10
王沪宁 林尚立 孙宏宏 编
《政治的逻辑》

国内至今很少有一本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和理论并将其上升到原理高度的著作。为了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丰富马克思主义研究，我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王沪宁任主编、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林尚立、孙宏宏任副主编，编著了本书。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店提供)

数字

30次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透露，2017年计划实施近30次航天发射任务，或将刷新中国年发射纪录。2016年中国航天发射次数达22次，首次突破“20大关”，与美国并居世界第一。2015年中国共进行了19次航天发射，仅次于俄罗斯（26次）和美国（20次）。

2.9万名干部

——把纪律挺在前面，让一些有问题的干部放下包袱。数据显示，仅2016年上半年，全国就有2.9万名干部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问题，是2015年全年的5倍多。

8000亿元

——中国铁路总公司召开年度工作会议透露，2017年，全国铁路行业投资将保持去年规模，也就是8000亿元左右，进一步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去年，铁路新开工的46个项目中，就有15个项目以地方政府或社会资本投资为主。

超出109%

——北京市环保局通报，2016年北京空气质量持续改善，PM2.5年均浓度7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9%，但是这一数值依旧超出国家标准109%。